

开放丛书 · 思想文化系列

[美] 威廉·白瑞德著

彭镜禧译
梅晓嫩校

非理性的人

——存在主义探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非 理 性 的 人

——存在主义探源

〔美〕威廉·白瑞德 著
彭镜禧 译 梅晓璈 校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88·哈尔滨

非理性的人

——存在主义探源

〔美〕威廉·白瑞德 著

彭镜禧 译 梅晓璈 校

责任编辑 孙少平

封面设计 黄跃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插页2·字数180千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16-0382-9/B·7 定价：2.90元

取得重印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一) “当今之世”	1
一、存在主义之问世	1
二、面对空无	21
(1) 宗教之没落	21
(2) 理性的社会秩序	27
(3) 科学与有限性	34
三、现代艺术的证言	40
(二) 西方传统中存在主义的渊源	66
四、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	66
(1) 希伯来意义的信仰人	70
(2) 希腊理智	77
五、和基督教的渊源	90
(1) 信仰和理智	90
(2) 存在和本质的对立	100
(3) 巴斯噶的例子	109
六、逃离飞岛勒普达	119
(1) 浪漫主义者	122
(2) 俄国人, 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132
(三) 存在主义者	148

七、克尔凯 郭 尔	148
(1) 他这个人	150
(2) 苏格拉底和黑格尔；存在和理智	156
(3) 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	163
(4) 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真理	170
(5) 棒打基督教界	172
八、尼采	177
(1) 瞧这个人！	181
(2) “查拉图斯特拉”是怎么回事；道德家尼采	188
(3) 权力和虚无主义	198
九、海德格尔	207
(1) 存有	211
(2) 现象学和人类的存在	215
(3) 死亡、焦虑、有限性	227
(4) 时间和时间性；历史	230
十、萨特	242
(1) 对自存有和即自存有	249
(2) 文学做为一种行动模式	254
(3) 一种存在的心理学	258
(四) 整体人对理性人	269
十一、复仇女神的地位	269
(1) 水晶宫里人不见	270
(2) 复仇女神	277
编校后记	283

(一) “当今之世”

一、存在主义之问世

在(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讲的)一个故事里,有个心神不宁的人;他与自己的生命如此脱节,竟至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直到一个晴朗的早晨,他醒来发现自己死了。这个故事在今天讲来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终于手握武器,可以轻而易举把克尔凯郭尔故事里主角的命运带给自己:我们可能明早醒来,发现自己死了——而且甚至从来未接触过我们自己存在的根本。时至今日,对原子时代的危机已有普遍的焦虑乃至恐慌;然而大家的探索检讨,即或有之,也很少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不扪心自问,追根究底,是我们文化背后的什么因素把我们带到这个危机;我们不探讨人类铸造的可怕武器背后的人性真面目;一言以蔽之,我们不敢做哲学式的思考。尽管我们为这原子时代惴惴不安,但是对于重要的存在问题本身,我们却情愿跟克尔凯郭尔故事里的人物一样心不在焉。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放逐到极其偏远的地方,而哲学家自己竟也安之若素。

如果哲学家真要讨论人类存在的问题——而看来社会上

没有其他的职业团体会越俎代庖——他们很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哲学本身在目前是怎么存在？或者，更确定地说：哲学家在现代社会中怎么存在？这个问题无意故弄玄虚，甚至并不抽象，并且我们的初步答案也是同样的平实无奇。哲学家存在于“学院”里，其身分为大学哲学系的成员，是多少属于理论性质的所谓哲学这门学问的专业教员。这个几乎完全根据事实、依照统计得来的简单观察，似乎不能使我们深入这玄奥的存在问题。然而，任何致力于了解的工夫，都应当从我们的实际位置出发，也就是从我们的立足点出发。

“了解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的萌芽时期（或距此时期不远的时候）向哲学家提出的要求。因此，当代哲学家的自我了解工夫，可以先从承认哲学这一行的社会地位开始。这个事实虽然有点难堪、乏味，至少还具有若干颇饶兴味的暧昧所在。

根据字典，“以……为业”（to profess）一词包括坦白公开地承认或宣称即向世人表白一项职业的含义。因此，这话原来带有宗教性的意味，例如我们说到对某种信仰的表白。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人类功能精密地划分开了，一项职业乃成了一个人收取报酬而做的专门性社会工作——需要专门的技术和知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专业人士有律师、医师、牙医、工程师——以及哲学教授。哲学家在现代世界的职业是做一个哲学教授，而哲学家做为一个生存的个人，他的生存范围不过是大学里面的一个角落。

虽然有些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对哲学家这种学院式存在曾

经加以检讨批评，但是工夫还做得不够。一个人为一项职业所付出的代价是法国人所谓 *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专业缺憾。医师和工程师容易从他们自己专擅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因此对这个特定范围以外的所有现象，都表现出显著的昏愤无知。愈是特定的视界，其焦点也愈精确；然而对焦点以外的四周也愈发全然不知。做为在学院里从事专业工作的一员，我们很难要求哲学家避免他自己的专业缺憾。人愈来愈为其社会功能所吸收，更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则。而对今日的哲学家来说，麻烦而严重的暧昧所在就出在这里。哲学这一行业在过去并没有它今日具有的狭窄精专的意义。在古代希腊，情形恰恰相反：哲学不是一门专门讲理论的学科，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它对于人类以及个人生活赖以遵循的宇宙秩序有整体的见解。这些希腊早期的哲学家，除了是最初的思想家以外，还是先知，是诗人，甚至是僧侣。即使在他们朝向观念形成的努力中，我们还看得出神话与直观的因素，弥漫着他们的思想；甚至在替旧神祇赋予新意义的过程里，他们还是与之大打交道；而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人的断简残篇里，处处显出一种比他们自己更伟大的启示，由他们向其他世人揭发透露。就连柏拉图的作品，虽然思想已经比较分明，而且做为理论学科的哲学大致也已经奠定，但哲学的动机和潜心研究的学者的冷静追求，仍旧大异其趣。哲学对柏拉图来说，是一种热情的生命方式；苏格拉底为哲学而生，为哲学而死的不朽榜样，是柏拉图在乃师逝世以后50个年头里事业的指标。哲学是灵魂的追求解脱，这在柏拉图来讲，就是从自然世界的痛苦与罪恶中解放出来。

时至今日，一个东方人之研究哲学，其目的与西方学者之目的依旧有天壤之别：对东方人而言，花工夫研究哲学的唯一理由，是要从生活的苦痛与混乱中寻求解脱或和平。哲学永远不能放弃这些原始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的一部分；过去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潜伏在当代最奇诡巧谲号称理性的哲学的外衣里。而那些矢口否定有所谓大智慧的哲学家，也会被人请来解答这些大问题，尤其是被那些外行人士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分工专业的历史命运已经降临到哲学身上了。

哲学的古老权利使当代的哲学家多少有点尴尬，他们必须为自己之存在于专门学者与科学家严肃冷静的门墙内而辩护。现代的大学跟现代的工厂没有两样，同是这个时代分工专业的表现，尤有甚者，哲学家晓得，我们近代的知识之所以在在远比过去所谓知识来得精确有力，都是分工的结果。现代科学乃是由知识的社会组织一手造成。所以现代的哲学家，正因为他自己在团体中的客观社会角色，而被压迫成为科学家的膺品；他也要靠分工专业来改善自己的知识利器。于是现代的哲学家格外注重技巧，分析逻辑和语言、文法以及语意学，而且一般说来，为求形式上的工巧，常把所有的内容琢磨殆尽。所谓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运动，在我国来说(人文主义的气氛，在欧洲的大学或者比在美国的大学浓厚)，简直暴露了哲学家自认为不是科学家的**犯罪感**；也就是说，不是用科学模式来制造足以信赖的知识的研究人员。哲学家毕生精力投入的工作，原来就很不稳定，在这里更因为他们坚持把自己变形为科学家而恶化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分工专业乃是我们为了拓展知识而付出的代价。说它是代价，因为分工专业的道路脱离了普通具体的了解行为，而后者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过去常听说（我不知道这话现在还能不能讲），如果有12个人死掉，则爱因斯坦(Einstein)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就会失传于世。当今没有一位数学家能象一世纪多以前伟大的高斯(Gauss)那样，领悟他自己的整个学说。追求自己专长而脱离迫切需要与真实事物的哲学家大概会声言，说他的处境和科学家的处境类似，说他之所以日渐与生活脱节，只不过证实了扩展知识的无情法则。然而两者其实并不类似；因为从那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的抽象概念中，物理学家能够爆炸一颗炸弹，改变——事实上还可以结束——普通人类的生活。哲学家对他当代的生活没有如此的爆炸性。实际上，如果他们诚实的话，今日的哲学家会承认，他们对四周心灵的影响，已经日渐衰微。由于他们的存在趋于分工化与学院化，他们对大学以外的重要性已经减退了。他们的争论已成为他们自己的争论。时至今日，他们不但得不到一项有力的大众化运动所必需的热烈支持，甚且与此间学院以外的任何一般优秀知识分子都没有接触。约翰·杜威(John Dewey)乃是我国最后一位对非学院生活有广大影响的美国哲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主义的新潮来到时，这儿的一般哲学情势已如上述。它是新潮，直到今天它本身仍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诚然，大众的兴趣不完全在于所要探讨的哲学问题上。它是来自法国的新潮，因此赋有法国知识生活所能

产生的特别色彩与动人力量。法国的存在主义在巴黎有如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狂热；年轻一辈的信徒对它好象对夜总会、美国爵士音乐、奇特的发型与衣式一样风靡，使得哲学更形多彩多姿。这一切都成了那班想要报导大战与德军占领期间内巴黎生活情形的美国记者的新闻题材。尤其存在主义还是一种文学运动，而它的领导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卡缪(Albert Camus)、波伏瓦(Simon de Beauvoir)——都是才华横溢，热衷写作的作家。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美国大众对哲学本身发生兴趣。也许这种兴趣主要在于想要知道这个名称，这个大字眼的意义；最能吸引大众的莫过于口号了。不过，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哲学上的好奇，不论它多么粗浅；因为这个运动对国外许多人似乎有重大的启示与意义，于是美国人想要了解它。在美式生活的向外倾向之下，对意义的追求只好熟睡。

从法国传来的哲学新潮不过是战后历史中的一个细节。法国存在主义为一种狂热，已如去年流行的时尚一般消逝沉寂了。当然，它的领导人物仍然如日中天：萨特跟波伏瓦的创作依旧可观，虽然我们觉得萨特要讲的差不多都已经讲完。这三个人当中感性最敏锐的卡缪固然早就退出这个团体，但他还继续探讨原始存在主义所关心的论题。当做新鲜动人的事物来看，这项运动已经完全告终；然而欧洲近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写作与思想都留下了它的戳记。在严酷的20年冷战期间，没有出现过其它重要性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运动。存在主义运动以新颖而富于创造力的姿态出现，这在颓然无生气的战后几月里，没有出其右者。至少这一点我们必须以冷静

的态度指出来。即使我们承认在它表面有轻浮不实和煽动情感的因素。

重要的是——再说一遍——：这里有一种能够跨过学院的门墙而深入一般世人的哲学。对专业的哲学家来讲，这原该是个可喜的现象；因为普通人毕竟还会渴求哲学，如果你给他们咀嚼的是和他们的生活有关联的东西。然而，哲学家们对这个新运动的反应却是极其冷淡。存在主义常常不经思索地遭受峻拒，被视为感情主义或仅只是“心理研究”、一种文学运动、战后的颓丧、虚无主义，天知道还有哪些名称。存在主义的主要论题，对英美哲学超然严谨的态度来说，乃是一种丑闻。焦虑、死亡、假我真我之间的冲突、没有脸的群众人、上帝死亡的经验，象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分析哲学的论题。然而它们是生活的论题：人们确实会死、人们确实要在真我与假我的要求之间挣扎一辈子，而我们也确实生活在神经焦虑多得不成比例的时代，甚至连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人，也开始把“心理健康”列为我们大众问题之首了。专业哲学家对存在主义的反应，只不过是他们囿于自己狭隘学科的一种病症。最明显的专业缺憾莫过于此。光是追究一己专门问题的哲学家，他们的心智已经和生活脱节。既然哲学家在所有人口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这问题本来不值得费神；但是这种心智和生活脱节的情形，在现代文明中到处可见，这却是大大的不幸。将来我们会发现，这恰巧是存在哲学的主题之一——因此我们对它委实亏欠太多。

这一切我们都要指出来，即使我们也承认法国存在主义

有它感情用事和幼稚病态的一面。萨特的才气——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可怀疑那是才气了——有其不容否认的病态的一面。但人性总能显示某些真理，所以萨特的病态具有独特的启示力量。诚然，法国存在主义里面有许多只是表现一种历史情绪——“虚伪战争”（“Phony War”〔按：即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德军占领波兰，入侵挪威这段期间。因为双方没有军事行动，故名。又称“静坐战”（*Sitzkrieg*）〕）失败以后的混乱，以及德国统治下被完全遗弃的经验。但是，这种情绪是否如此微不足道，因而不值哲学家的一顾？事实上，检讨与某些基本人类情绪深相关连的东西，岂不正是哲学家严肃而合宜的工作？我们生活在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里。这两次战争并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偶发事件，它们还把这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一种经历过这些战争的哲学，可以说与其时代的生活有某些关连，这是毫无疑问的。认为存在主义“不过是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战后情绪”的哲学家，显示出他们对人类精神所关注的事物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以为哲学上的真理只能在人类情绪不存在的经验范围里找到。

自然，在这种对存在主义的初步反应的外表上，有一种十分美国式的东西。美国和欧洲遭逢的旧戏再度上演。存在主义完全是一种欧洲式的表现，所以它的忧郁隐沉和我国本性的年轻乐观格格不入。这种新的哲学不完全是法国的东西，而是西欧大陆领域——政治的以及精神的——急速缩减时候的产物。美国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尝到自己领域消失的滋味；他的精神地平线依然是无穷尽的人类可能性；而且他到

现在还没有经历过严厉的考验，发现到人类的有限。（后边这个词对他来说，还只是个抽象的词汇。）存在主义讨论问题的那种表达方式必然会使美国人大吃一惊，认为是失望与失败的症候，并且可以说是表现出一种老大文明的精力正在逐渐衰退。但是，就精神方面而言，美国仍与欧洲文明深相连系，尽管他们在政治权力上南辕北辙；何况这些欧洲式的表现只不过指示出美国自己最后总要踏上 的路子。到那时候，美国终将领悟到欧洲人讲的是什么了。

既然在重大问题上，整个欧洲文明（在美国的我们，至今仍旧是它的后代与附庸）的意义都要受到质疑，我们势必要强调存在主义欧洲方面——而非法国方面——的源流。萨特并不就是存在主义——似乎还有必要向美国读者指出这一点；他甚至还不能代表这种哲学最深底的冲力，这点我们以后可以知道。如今法国存在主义成为一种风行一时的运动（有一阵子还是流行的麻烦）无疑已成过去，只留下几个新贵在他的轮迹里打转；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清它的真相——它是一棵大树的小枝。而这棵大树的根部一直伸展到西方传统的最深层。在这棵树上，即使在我们当代人比较能够直接看到的部位，还是有些东西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产物，而他们当中有些人运用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传统。举例来说，萨特较近的源头都是德国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与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而他的方法也多赖伟大的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严格说来，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才是本世纪存在哲学的创始人；他们赋予它决定性的标记，以新

颖而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出它的问题；并且，大致说来，奠定了模式，使所有其他存在主义者的思想有所依归。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人的哲学都不是由整块布织成的；本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气氛，因为追求新的“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而渐形活跃。——哲学人类学是对人类的一种新解释，由于所有研究人类的科学的知识遽增而成为必要。在此特别要提到谢勒（Max Scheler, 1874-1928）的名字——一般人不把他当做“存在主义者”——因为他对这种来自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新型具体资料十分敏感，尤其重要的是他能洞察深悉这件事实：现代人在其本质上已经颇成问题。谢勒与海德格尔两人受胡塞尔的影响很多，然而后者和存在主义的关系却极为矛盾。胡塞尔在气质上是现代哲学家中最反现代的一人；他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热烈支持者；他唯一崇高的目标，是要超越前人，把人类的理性奠定在更为充实而广博的基础上。然而，由于他坚持哲学家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便注意实际而具体的经验资料，胡塞尔乃将哲学的大门，向丰富的存在内容敞开，这是比他激烈的后进苦心孤诣追求的。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胡塞尔的思想慢慢转向海德格尔的论题。这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逐渐转回现实。

不过，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之能够提升到他们同代的哲学气氛之上，并且对当代的思想意识发出新声，乃是由于他们与两位年岁较早的十九世纪思想家有重要关系。这两人就是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雅斯贝尔斯比较肯坦

白说出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说：真正体验过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思想的哲学家，绝对无法以学院哲学的传统模式去推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两人都不是学院派哲学家。尼采曾在瑞士巴塞尔(Basel)大学担任7年的希腊文教授，但他最重要的哲学思索，却是离开大学门墙和学术团体以后才做的。克尔凯郭尔则从来没有担任过学院教席。两个人都没有发展出一套体系；事实上，两个人都嘲弄创立体系的人，乃至哲学体系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两人有丰富的、先进的、只有下一世纪的人才能了解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却不是学院哲学陈腐的论题。甚至连思想都不是这些哲学家讨论的主题——这件事情本身在西洋哲学上已经是一种革命了。他们的中心题目是单独个人的特殊经验，这个人情愿在他的文明的最严肃的问题面前接受审判。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两个人来说，这个最严肃的问题都是基督教，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如南辕北辙。克尔凯郭尔加诸自己的使命，是确定是否仍旧可以过基督徒生活，或者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文明是否最后必须宣告精神破产；而他的一切思想，不过是在他躬行基督真理的狂热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火花而已。尼采则一开始就宣告破产：尼采说，上帝已死，而且如果欧洲人诚实一点、勇敢一点、并对自己灵魂深处发生的事情有比较敏锐的鉴别力，那么他应当知道上帝已经在他灵魂深处死亡，尽管他在口头上对古老的信条和宗教的理想仍很恭维顺服。尼采以自己的生命为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人类最后把数千年来维系着人类与神祇、人类与凡界以外的超脱世界的脐带割断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审判自己的生命，以便深刻体验

上帝之死。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不仅是思想家，还是见证人——是为他们的时代忍受时代本身不肯承认的暗伤的见证人。在他们两位的哲学中心里，都没有概念或概念系统；有的只是刻意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人格本身。无怪乎两人都跻身于最伟大的直觉心理学家之列。

克尔凯郭尔是个丹麦人，但由于当时丹麦的知识界只是德国文化的一个省分，再加上完全受到德国方面的熏陶，他的思想根本是属于德国哲学比较宏博的传统。因此，现代存在哲学大体上是德国天才的创造。它从悠久世家似的德国人心灵里兴起；德国人的心灵，自中世纪的艾卡德(Meister Eckhart)起，一直想要为欧洲人道出肺腑最深处的心声。然而这个心声也是一个全然现代的心声，吐露出来既没有艾卡德静谧的神秘主义色彩，也没有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上的陶然迷梦。在这里，向内倾向面对了另一个它，面对了生命具体的事实（以前的德国哲学只会对它发呆出神）；面对了历史的危机；面对了时间、死亡、以及个人的焦虑。

然而现代的存在主义也不纯粹是源于德国，不如说它完全是欧洲的产物。共同缔造存在哲学的欧洲思想家，他们种族与国籍渊源之繁复，比起那些还多少被法国存在主义搞昏了头的众人所想象的要多得多。描绘法国存在主义本身，如果没有画上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9-1978)，还不能算是完整。他是萨特极端的对手兼犀利的批评者，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哲学渊源完全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美国唯心论者罗伊斯和法国直觉论者柏格森，这倒很令人惊讶。根据马塞尔在“形上学日记”(Metaphysical Journal-